

一位刑事辩护律师把对父亲的思念搬上银幕

燕文薪：用一部电影，完成迟到的二十年的道别

清明时节，一部平静如水的电影《如父如母》悄然登陆全国院线。没有轰轰烈烈的宏大叙事、没有激烈反转的戏剧冲突，影片将镜头对准一户普通的苏北人家，在银幕上细腻描绘一段关于父亲、家庭与成长的个人故事。影片导演燕文薪，是一位执业 20 余年的刑辩律师，

也是半路启程的电影导演，从 2006 年初创剧本，到 20 年后搬上银幕，他将那些在记忆里逐渐远去但愈发清晰的思念，一点点拼好，轻轻放进这部半自传作品之中。（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◆记者 郭爽



燕文薪(右)在影片拍摄现场



儿时燕文薪与父母的合影

在时间停滞之处回望

燕文薪本名燕薪，1981 年出生于江苏泰州。这座温润的苏北小城里古朴的老街巷，塑造了他内敛温和、外柔内刚的性格。作为家中独子，他是家庭的希望，也早早背负起压力。尽管从小就对文字与故事有着天然的敏感，酷爱“闲书”，可在那个笃信“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天下都不怕”的年代，家人与世俗的目光，都聚焦在更“实用”的理科道路上。

燕文薪骨子里是个有主见的人。本科在北京科技大学读土木工程，这期间他开始自学法律，经常骑着自行车去北大旁听相关课程，并靠着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。本科毕业，他又调转方向，考到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电影学硕士。

年轻的燕文薪想尝试所有自己感

兴趣的事。可父母都是老师，他很难叛逆，爸爸更是典型的中国式父亲，“他沉默、内敛，不擅表达情感。像许多传统家庭的爸爸一样，爱得深沉，却也带着距离”。

燕文薪向记者谈起两件与父亲之间的小事。1998 年，燕文薪考去北京读大学，这是他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家。寒假回家第一天，他在房间里收拾东西，父亲下班后听说儿子回来了，赶紧推门进来看他，父子见了面，谁也没有立刻表现出久别重逢的激动和喜悦，“父亲沉默片刻，然后忽然抬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”。燕文薪用手比画着当时父亲的动作，这个再寻常不过的亲昵瞬间，在燕文薪的记忆里闪烁至今，他说那是父亲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如此直白的情感流露。

另一件小事，是在 2003 年燕文薪一次性通过司法考试时。司法考试通过率极低，当时被称为“天下第一考”。父亲那天在老家替儿子去领证书，工作人员看到他父亲，便连连夸赞：“这考试是很不容易的，您年纪这么大还能顺利通过，真厉害！”父亲听后满脸自豪，笑着解释：“不是我，是我儿子。”燕文薪说，后来亲戚把这件小事转述给他听，他忽然明白，自己一心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其实，也活成了让父母骄傲的样子。

与父亲并肩而行的美好时光，停留在 2004 年，命运给了燕文薪沉重一击——父亲遭遇车祸，从此成为植物人。那天燕文薪接到电话，急匆匆赶到离家不远的医院，看着曾经硬朗的父亲躺在病床上，毫无知觉，内心的震撼与痛苦难以言喻。父亲在医院和家里躺了 18 个月后静静离世。那段日子，他和母亲扛起照顾父亲的重担，夜里也定了好几次闹钟，每 2 小时就要起来一次，翻身、擦拭……“我母亲照顾父亲比较多，我也是要搭把手的。后来渐渐地，闹钟也不用了，已经形成生物钟了，时间到了就会自然醒。”燕文薪说。记者问他，和母亲轮流起夜会不会不那么辛苦？燕文薪回答：“还是得两个人都起来，因为一个人抬不动。”

日复一日，唯有思念绵长

那段时间里，燕文薪看着父亲 49 岁的生命在床上一点一点走向尽头。没有道别、没有叮嘱，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与牵挂，也与他一道静静离场。生命在结尾处最本真的模样，正是电影《如父如母》最核心的故事。

“从前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在父母庇护下的孩子，可是忽然间就不得不长大了。”后来的燕文薪，带着遗憾与坚韧，踏上了自己的人生道路。20 多年来，法律的理性和电影的感性，在他身上谱写了一曲复调：共存、独立，又和谐。2005 年，他成为执业律师。2006 年，在北京电影学院读研一的他写下《如父如母》的剧本初稿，彼时距离他父亲离世还不久，所有记忆都清晰如昨，他写下照料的细节、与父亲的点滴过往，以及内心的痛苦与遗憾。2009 年研究生毕业后，燕文薪原本计划在 2010 年拍摄这部影片，但因身体、经济等诸多原因，不得不暂时搁置。暂别电影圈后，专心当律师的燕文薪在行业里成绩斐然，2013 年，他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，聚焦刑事辩护和行政诉讼，自诩“非常厌恶暴力”的他，常年与法条、证据打交道，与人性的阴暗面博弈，在法庭上为当事人争取权益，“专车第一案”“罕见病教育歧视第一案”“非独抢生二孩第一案”“收藏仿真枪被控非法持枪案”，以及各类职务犯罪、经济犯罪的辩护……燕文薪代理过的一些典型案例颇具社会影响力，参与推动了相关领域的法治进步、制度完善，他也从一个真实案件里，看见了更多生活的复杂与真相，也让他对人性、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知。

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电影梦，那是他藏在心底的情感寄托。燕文薪每年都会抽空写剧本，时常会对朋友说“我过两年要去拍电影”。这期间，他创作过一部叙事更宏大的电影剧本，也筹备了资金，可最终他还是选择修改十几年前的这部《如父如母》，把它搬上银幕。

他已跨过 40 岁的门槛，与 20 多岁时自己相比，多了几分平和与释然，“许多事情有了更成熟的理解”。在原有剧本基础上，燕文薪保留了故事最核心的部分——主人公是一位青年律师，父亲遭遇车祸成为植物人，他和母亲照料陪伴，面临挣扎与选择。但对主人公的情感关系、人物塑造进行了新的调整：“比如我本身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，我会主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，但故事主人公的设定则是从小事事都由父母帮他决定，是比较被动的一个人；片中主人公有两位母亲，生母和继母，在这方面我是虚构了人物的，我把自己母亲的那些特质，在这两位母亲角色中各投入了一些，让故事更有张力。”

2022 年 10 月，《如父如母》开机，全程在泰州取景。历经 16 年，燕文薪终于把文字化作影像。影片以极简的台词、大量的留白，让故事自然演绎，让情感自然流淌。然而片中乱入法庭的飞鸟、运河码头上慢行的乌龟、父亲的影像散去时出现在一旁的小黑狗，这些细节，又会令观众不禁想到自己成长记忆里，那些模糊而又清晰的碎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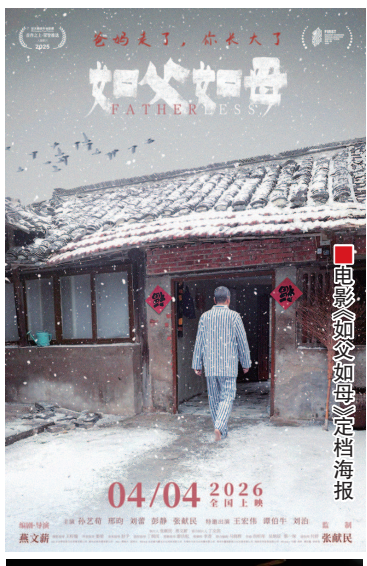
儿子的成长会受父亲多大的影响？燕文薪很难形容，但他在《如父如母》中的电影语言，就像父亲对他的爱，内在热烈，外在却极致克制。影片中，儿子赵武侯的人生轨迹，与父亲赵英俊有着微妙的重合，却在时代与性格的影响下，作出了不同的选择。影片海报之一，正是片中父亲离世时超现实处理的场景——那道在床上躺了 18 个月的身影，在飞雪之中，于镜头前一路走出房间、迈出门，一去不回。

而那个当年 20 来岁的燕文薪，也终于在电影里，完成了一场迟来多年的父子话别。

燕文薪说，拍摄的时候自己其实是可以“置身事外”，不浸润到回忆里的，因为拍摄现场需要他指挥协调，但看到由知名电影人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饰演的父亲时，他还是会想起自己父亲当年的模样，那些被掩埋的记忆，会在脑海里重新浮现。“影片原定名为《失怙》，对应英文片名《Fatherless》，意为失去父亲的依靠。不过后来还是用了《如父如母》这个名字，既涵盖了父子、母子的代际关系，也道出了家庭传承——我们都在父母的影响里成长，既像他们，又终究会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。”

“有朋友调侃我是律师里电影拍得最好的，电影导演里最会当律师的。但我的期许是：既是一个很好的律师，又是一个很好的导演。”燕文薪说，自己不拍电影的时候，就好好当律师；打算拍电影的时候，就少接点案子，他给自己电影导演生涯的初步规划是“拍到 95 岁”。

燕文薪记得，父亲曾批评年轻时候的自己是“猴子掰玉米，掰一个扔一个”。在父亲走后的 22 年里，泰州老街巷的春风依旧温柔，花也照样盛开，而这份藏在岁月里的一个儿子对父亲最绵长的思念，也终于在这个春天，于光影中得以永远留存。



电影《如父如母》定档海报



《如父如母》电影剧照